



栀子最关人

张蓓

初夏,蛙鸣燕飞的日子,布谷鸟儿叫了。农田里都是嫩绿的秧苗,暖暖的阳光照着大地。栀子花像一群可爱的孩子,将洁白的身躯和欢悦的笑脸洒落在初夏的阳光里。

必尽是初放吧,玉屏公园里的那些栀子花儿,有的整棵树上缀满了翠绿色的花骨朵儿;有的花骨朵儿已经悄悄的绽裂出几道白缝;有的开着一朵二朵,羞涩地低着头或含蓄地迎风笑;还有的花满枝桠,丰硕肥厚的花瓣晶莹剔透,仿佛美玉雕琢而成一般。

我喜爱栀子花。喜爱它们淡雅的外表、喜爱它们朴实的花香、喜爱它们沉静的气质,更喜爱它们随风洒香的落落大方。每年的五六月份,正是栀子花开得最旺盛的时候,只要有阳光、雨水和泥土,随处都能看见栀子花的身影。春天与夏天在此悄然相接,桃李皆已不见,海棠已经挂果,唯有栀子花尚可寻其芳香颜色,在日渐繁盛的夏季的一片墨绿色之中自由绽放。

栀子花,属于茜草科,为常绿灌木,枝叶繁茂,树形美观。春夏之交,花蕾初现,整株花树白绿相间,绿油发亮,显得特别有精神。传说栀子花的种子是来自印度天竺,与佛有关,故而有人也称它是“禅客”“禅友”。唐代杜甫有诗曰:“栀子比众木,人间诚未多”。春天它叶翠清秀,夏日它皎洁芳菲的花朵点缀在翠绿的枝头,秋天它的果实玲珑可爱,冬天的它依旧是不惧严寒的叶碧傲霜。世人说栀子的花语是“喜悦”,也有人解释说栀子的花语是“永恒的爱与约定”,这些皆是美好的愿望与寄托。也许大致是因为,栀子花从冬季开始孕育花苞,直到初夏才会绽放。含苞期逾长,清香就逾久远。栀子树叶,也是经年在风霜雨雪中翠绿不凋。于是,在夏日看似不经意的绽放,实则是经历了长久的努力积蓄与坚持的缘故。同心何处切,栀子最关人。不知从何时起,栀子花与“同心结”意象结缘。有人说是因为栀子花瓣同心而出,也有人说是因为“栀子”谐音“执子”,让人联想起了《诗经》里那句古老的诺言:“死生契阔,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。”

栀子花开,馨香浓郁。在开化的乡野,农村少妇们会在清晨摘其花朵插于鬓发上,或将其白色花朵放入贴身衣袋内“压汗”。又或者,将花朵采摘来浸在粗糙的瓷碗里,置于厅堂,雅俗共

享,真可谓栀子花开,满屋清香!

栀子花是开化乡间田野里最平凡的花朵,在乡下随处可见。它们开在村头、路旁,开在公园、庭院,它们大大方方地绽放,它们悄无声息地吐出芳香。然而待到花期一过,它们又一声不响地轻轻跌落枝头,融入泥土,回归大地的怀抱。这些平凡的栀子花,如果想要种养它们,只要掐下一枝,插入土中,它们不择水土亦无需刻意伺候。只要有泥土、阳光和清水,它们来年便可存活。幼时我也曾居于乡下,栀子花就长在野径旁,路人皆可采摘。而我也时常挎着竹篮,邀了邻居同伴去山间采摘野生的栀子花。含着雨露的野生栀子花,花瓣虽然简单,但吸取花尾的汁液,亦是洁净清甜、回味悠长,是小时候山野里最美味的享受之一。而摘回的野生栀子花,既可以观赏,也可以入菜、入药食用,真是一举两得。

每到栀子花开时节,再不愿打扮的外婆也会摘一朵,插在自己的发间。外婆戴着刚采摘的栀子花,穿梭在厨房和带天井的屋檐下,花香随即在小院里弥漫开来。到了晌午,忙碌外婆已经端出了“凉拌栀子花”“腊肉炒栀子花”“辣椒炒栀子花”“面粉糊油炸栀子花”等几道以栀子花为主要原材料的农家菜。

贫瘠单调的山村,没有哪一种花儿,能如栀子花这般受到大家的欢迎。河岸浣洗的小姑娘,屋后搭竹架引瓜藤的大婶,老樟树下摇着蒲扇乘凉的老奶奶,人人头上都可以戴一朵朴素洁白的栀子花。四季轮回,不管人间繁华富贵如何变化,佩花的人永远只铭记着农谚时令,默默地耕耘着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。

“尽日不归处,一庭栀子香。”栀子花开的季节,常常是落雨的时候。南方的天气阴雨连绵,我常常在心情低落落寞的时候散步,不经意间,就会邂逅一处栀子花开。晶莹剔透的雨珠,躺在栀子花瓣丛中,它们顽皮地打着滚。我凑上前去,旋即就有一股清香一溜烟地钻进我的鼻腔,沁人心扉。

还依稀记得在开化老县城的那些小街小巷内,青石板铺路、店铺林立,是周边十里八乡唯一的早市。初夏的清晨,菜市伴随着生猛的河虾、螺蛳,新鲜的时令蔬菜,还会见到提着竹篮的老奶奶,她挽着一竹篮栀子花叫卖,悠长的声音穿越小巷小弄:“栀子花哎!……”叫唤之声让人不禁想起陆游《临安春雨初霁》中的诗句“小楼一夜

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。而这里,卖的是栀子花哦!

“有朵簪瓶子,无风忽鼻端。”平常的日子,在宋代杨万里的诗句《栀子花》中,只要用上一只细巧的透明玻璃瓶,瓶子里盛点清水,栀子花的影子就会随意地逗留在我的餐桌、书房、床头柜抑或是办公桌上。在丝丝袅袅的花香中,萦绕耳畔的是刘若英甜美的歌声《后来》:“栀子花/白花瓣/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/爱你/你轻声说/我低下头/听见一阵芬芳/那个永恒的夜晚/十七岁仲夏/你吻我的那个夜晚/让我往后的时光/每当有感叹/总想起当天的星光”平凡的日子,因为有了栀子花的点缀和陪伴,让远方的云朵,也轻轻地飞翔。

年少时,我曾经读过台湾诗人席慕容的诗《栀子花开》:“其实/我所盼望的/也不过就只是那一瞬/我从没要求过/你给我/你的一生/如果能在开满了栀子花的山坡上/与你相遇/如果能/深深地爱过一次再别离/那么/那么再长久的一生/不也就只是/就只是回首时/那短短的一瞬么/……”也许,不论遭遇何种境况,不论遭遇何种风雨,不论我们身在何处,我们都应该像洁白的栀子花那样,为生命的漫长,增添一份淡泊宁静的力量。

花开花落复一年。栀子花开的时候,既是毕业季也是高考季。青涩的青春里既要面临离别的忧伤又要顶住高考的压力。就像何炅《栀子花开》歌里唱的那样:难舍得你/害羞的女孩/就像一阵清香/萦绕在我的心怀/栀子花开啊/如此可爱/挥挥手告别/我们的欢乐和无奈/……”曾经的男孩和女孩在临近毕业的时候,共同在庭院里种下了一株栀子,彼此约定来年花开时,无论身在何处都要赶来赏花。只是第二年,当女孩满怀希望地去赴约时,却没能等到心爱的男孩出现。当那一季的栀子飘落时,女孩也忍不住哭了。

此时,正是栀子花开遍山野之际。多雨的江南、竹溪小桥、烟雨如画,栀子花香,这是多美的意境啊!唐人王建有诗曰:“雨里鸡鸣一两家,竹溪村路板桥斜,村妇相唤浴蚕去,闲看中庭栀子花”。我想,再美的年华,也经不起光阴的相催。在现世的繁华里,碌碌的凡人,我们是否丢失了山花朗月的生活,我们是否丢失了洁净清雅的初心。再回首,可还有人愿意悠然地陪我提篮采摘栀子,愿意一生若如栀子,清雅绝尘、洁白一生。

握着艳子的手一直陪伴在她身边。这份沉甸甸的深爱,让人心痛不已。

最终艳子还是走了。当爱情遇上死亡,意味着与爱诀别,这种撕心裂肺的痛也只有真正经历的人才能懂吧。

生离死别是人生最大的无奈。很多时候,我们最不敢面对的可能不是生离,而是死别。生离,至少人还在,还有继续重聚的可能;而死别,是人没了,终生不复相见。

每个人都害怕死亡,不敢独自面对死亡。生病时,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守在身边,不离不弃,有这份爱的陪伴,至少不再是一个人无助地与病魔斗争。艳子是不幸的,在年纪轻轻就得了绝症。但她又是幸运的,在生命最脆弱的时候,有一个人一直陪在她身边,不离不弃,生死相依。



开化礼赞

徐俊伟

蓝天之下有个地方,
森林、山川、小溪、村庄,
一路风景,
邂逅一种难忘。
如同母亲微笑的脸庞;
如同阳光柔软的金黄;
如同国旗鲜艳的明亮;
如同鲜花缤纷的珊瑚;
让生命注满了阳光。

大地之上有个地方,
根雕、钱江源、古田山,
每一处,
都抹不去给予的记忆,
企盼全部收藏。
龙顶茶园、云雾线上
山溪婉约、清水鱼塘
气糕笼香、小巷弄堂
还有,
舌尖上的青蚶,
十八洞的腊肉,
金村飘来的酒香,
以及圣潭沟湿润的醉氧。
……

一切的经历与记忆,
编成一个坚固的筐,
承载了所有的梦想。

请让我们记住这个地方,
有一个声音,
二次在这里回响: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,
让村民有事做、有福享。
如今,
这里金山遍地绿色披满,
处处莺歌燕舞。

钱江源国家公园,
如同正在编织的一件霓裳,
所有的汗水、欢笑,
都将在这里飞扬。
钱江源国家公园,
如同开新生的翅膀,
新赋予的使命、担当,
让开化有了奋斗的方向。

最真诚的情意,
只能给予目前置身的地方。
所有诗情画意,
都有了归宿一般的温暖。
所有的赞美和感叹,
都应该,
献给这个地方。

为爱守护

余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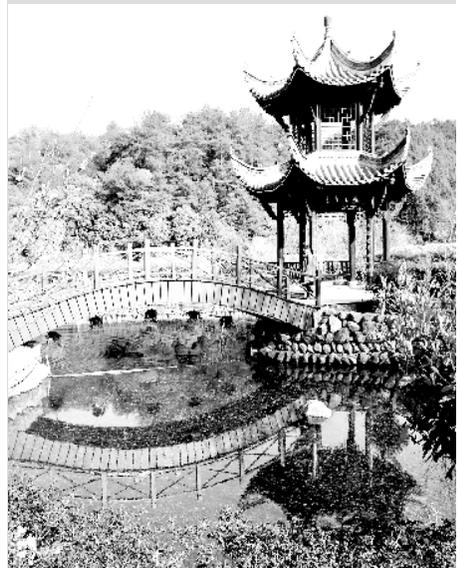
6月17日6时24分,29岁的艳子永远的闭上了双眼。她终究还是没能抵抗住病痛折磨,抛下了深爱她的老公和她年幼的孩子。

2013年,艳子23岁,艳子的老公陪着艳子来我们科室住院。接过住院单,入院诊断一栏赫然写着:再生障碍性贫血。看着艳子苍白的面容,我们无不为艳子感到惋惜。在和艳子老公的交谈中我们得知,他和艳子是贵州人,他俩是在一起打工时相识的,他们还有一个两岁的儿子。本来一家人生活的其乐融融,但自从艳子得了这个病后,他们四处求医,却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,可毕竟艳子还这么年轻,总得拼尽全力去为她治疗。看着艳子老公坚定的眼神,我明白了一个男人的责任

和担当。

从那以后,艳子就成了我们科室的常客,每隔一两个月,艳子都要来输一次血,每次都是艳子老公陪着她。艳子老公为了方便照顾艳子,只能在家打点小零工,赚来的钱也基本上都花在艳子的医药费上,但艳子老公却从来没有一丝抱怨。六年中,他一直守在妻子身边,陪她治疗,给她鼓励。见惯了太多“大难临头各自飞”的夫妻,像艳子夫妻这样,有难同当的感情真的是难能可贵。

虽说在全力治疗,但是艳子的病情却在急剧的恶化。白细胞、血红蛋白、血小板……各项化验指标急剧恶化。艳子也出现了最严重的感染并发症,每天40度的体温,全身撕裂样般的疼痛,艳子老公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。他仔细的给艳子温水擦浴降温,



楼台倒影入池塘 丰智慧 摄